



秉刀
夜游

大明第一刺客
与史上最强大密探组织的生死对决

邓智仁
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明集天香
CS-BOOKY

邓智仁
著



锦
衣行

秉刀
夜游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北天卷
CS-BOOK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锦衣行: 秉刀夜游 / 邓智仁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8
ISBN 978-7-5404-8178-0

I. ①锦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7243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

JINYI XING: BINGDAOYEYOU

锦衣行: 秉刀夜游

作者: 邓智仁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毛闽峰 赵萌 李娜 刘霁

特约策划: 李颖 谢晓梅

特约编辑: 陈荻雁

营销编辑: 杨帆 周怡文

装帧设计: 张丽娜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304千字

印 张: 21.5

版 次: 2017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178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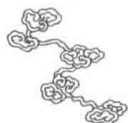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马伯庸◎文

序言



大明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朝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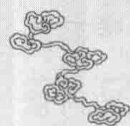
不是说它的科技堪比现代，而是说在这个时期，市民意识已悄然觉醒，市井文化以及衍生出来的审美与情趣，已经很接近现代人的观感和认知，所以我们在阅读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等作品时，会有一种微妙的熟悉感。时代的性格，能够透过字里行间与读者发生共鸣。

正因为如此，对现代创作者来说，大明是一个非常好的背景舞台。在这个舞台之上，我们既可以植入现代元素使其改头换面，同时也能保有古典中国的韵味，两者兼而互济，并不显得违和。比如本文中的“暗卫”，其组织架构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杀手集团，但把它搁在明代，读者不会觉得突兀，因为明代本来就特务盛行，有锦衣卫，有东、西、内厂，多一个“暗卫”，实属平常。

类似这样的移植融合有很多：无论是与倭寇的军火交易，还是围绕鞑靼王位的惊心动魄，以及结尾处女主不求富贵只求一人的价值观取向，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痕迹。它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故事，却又与历史几无斧凿地融为一体，无从分割。这么浑然天成的历史载体，舍大明取谁啊。

用古老的背景讲一个有时代感的故事，我觉得这是历史类传奇小说的正确处理方式。俗话说，“跋不宜短，序不可长”，就此打住，接下来，就交给读者自行判断欣赏吧。

目录



楔子	— 001
第一章	大闹焕彩阁 - 005
第二章	机关术 - 014
第三章	心魔 - 022
第四章	久别重逢 - 028
第五章	行刺南使 - 032
第六章	失利受罚 - 051
第七章	惊天迷局 - 062
第八章	大破杀机 - 074
第九章	南靖王府来客 - 095
第十章	银簪信物 - 101

第十一章 夜会 - 106

第十二章 师徒夜宴 - 116

第十三章 险象环生 - 123

第十四章 死而复生 - 138

第十五章 反间计 - 150

第十六章 九鬼渡张通 - 161

第十七章 命悬一线 - 178

第十八章 鞑靼贵族 - 192

第十九章 侠女秋水 - 207

第二十章 身陷囹圄 - 218

第二十一章 神秘使命 - 228

第二十二章 千里相救 - 248

第二十三章 勇战倭寇 - 255

第二十四章 乔七之死 - 267

第二十五章 抉择 - 275

第二十六章 集结关外 - 282

第二十七章 宿命 - 29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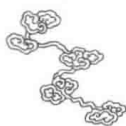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章 生死诀 - 306

第二十九章 冯府之劫 - 321

第三十章 冰释前嫌 - 330

尾声 - 338

楔子



苏樱永远都忘不了那双眼睛，一双清澈乌黑却惊惧万分的眼睛，以及其中深刻的仇恨。她看着床下躲着的那个瑟瑟发抖的弱小身躯，双手环抱着膝盖，脑袋深埋在颤抖的双臂中间，透过缝隙向外窥视。

那双乌黑的眸子好像穿透了她的身体，她听见一声巨大的嗡鸣声，周围嘈杂的声音和屠杀的场景都被隔绝了，只觉得自己被抽离出当下的时空。

霎时间，她回到了全家遭遇厄运的那个夜晚，外面也是如今晚一样惨绝人寰的屠杀，喊叫哭泣震耳欲聋。母亲慌张地将她和弟弟藏在床榻的后面，一再嘱咐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出来之后，带着恐惧和绝望奔了出去。还未到门口，母亲便倒在地上，苏樱只在飘动的床幔与桌子的缝隙中看到了一道寒冷的刀光，一个身穿黑衣的冷面杀手，还有一串飞溅到白色窗纸上的鲜血。这时身边的幼弟“哇”地哭了出来。

她慌乱中伸手去捂幼弟的嘴巴，弟弟那双乌黑的眼睛里透出极度的恐惧，与此时床下这个抖作一团的男孩一模一样。

这目光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她，苏樱感到浑身上下血液逆转，手脚僵住动弹不得。

脑际的嗡鸣带着尖锐得仿佛能震伤耳膜的尾音消失，苏樱忍着头痛快速地巡视这间屋子，确定没有第三个人后，上前一把抓住男孩的胳膊将他从床下揪出顺势夹在腋下。男孩很小、很轻，身体弱小又柔软，散发着孩童特有的气味，像极了弟弟。见窗外没有可疑之人，苏樱脚下一用力，便蹬上窗台，纵身跳到紧邻的屋子顶上。她屏住呼吸，疾走于檐上，脚尖点着瓦片发出轻如雨滴的“嗒嗒”声。

到了城南一间民居房顶时，苏樱停住脚步看了一眼男孩，乌黑的眸子依旧是惊魂未定。苏樱用手比了一个“噤声”的动作，小男孩机灵地抿着嘴使劲点了点头。

苏樱锐利的目光疾速扫过民居的每一个角落，确定没有任何动静后，跳落到院子当中。

四下里一片漆黑，月色惨淡黑云压顶。苏樱看角落里有一间柴房，便快步走到破旧的木门前，轻轻推门进去，把男孩放在角落的柴堆上，轻声说：“你暂且在此躲避一会儿，千万不要出去，我稍晚些来找你。千万不要出声！”说完，她用杂草和干柴将男孩掩盖起来，转身出了柴房，再次飞身上了房檐，疾速飞奔回刚才离开的那座府邸。这一来一回约莫有半炷香的时间。

苏樱从房顶跳落至天井当院，此时偌大的府邸已经变成一片火海，院子廊子里、大门内外都站满了身穿褐衣皂靴的暗卫，纷纷擦拭尚在滴血的兵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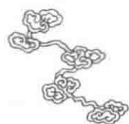
经历血洗的府邸各处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，有的已经随着屋子的大火燃烧起来，空气中混杂着燃烧尸体的焦糊味和血腥气，火舌仿佛在风中号叫。

苏樱微微皱了下眉头，四下打量，见无人觉察她刚刚曾离开过，心里稍稍踏实了些。她站定于天井中央，看着通天的火光，冷冷地喝令道：“撤！”

院中的暗卫纷纷离开了这座燃烧着的府邸。

就在几个时辰之前，这里还是一片欢海，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府邸上下都沉浸于喜乐之中，觥筹交错，好不繁华……

第一章 大闹焕彩阁



—

“今晚的行动我和你一起，我做后备支援。”陆拾站在卫所后院的廊子底下，抱着肩膀对苏樱说。

“哦？看来今日的任务很紧要啊，不然也不至于劳动陆千户出马啊。”苏樱眉梢挑起，嘴角隐约带着笑意，看了看陆拾。

陆拾一笑，棱角分明的脸英武潇洒，说：“你带六名百户，丑时，紫玉苑，按计划行事。”

“好，等待已久了。”苏樱起身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又垂下眼睛对陆拾说，“马上要中秋节了，我不喜欢过节‘行事’。”

“为何？是因为人多眼杂吗？”

苏樱没说话，半晌搪塞说：“其实，倒不是怕人多，只是满街张灯结彩，甚

是缭乱。”

陆拾拍了拍她的肩膀，两人一同向寝宅的方向走去。

入夜后的京城贯穿东西的主干道车水马龙，各种商铺都亮起灯笼，与店铺五颜六色的幌子呼应着，把天幕都映成绛色。街上人头攒动，小商贩推着小车、挑着担子沿途叫卖。饭馆、茶楼不时传出弹唱的声音。

而城南和城北都已进入了梦乡，普通百姓家早已大门紧闭鲜有灯光，与这热闹繁华共享一片天空却仿若两个世界。

更加繁华的是东市，这里聚集着几家名扬天下的戏楼和青楼，王公贵族、外来商贾常出没于此，即便是在丑时也繁华异常、灯火通明。这儿是名副其实的不夜城，不论白昼还是黑夜一贯灯火辉煌纸醉金迷。

焕彩阁作为京城最有名的青楼就坐落在东市正中央，三层天井式楼阁上挂满各色大小不一的灯笼，在远处看来绚丽无比，故名焕彩阁。此地绝非等闲之辈能出入的，来客非富即贵，七八名壮汉在门口把守，内场也尽是穿着黑衣的保镖在巡逻。几名中年女子穿着鲜亮浓妆艳抹，正在门口招呼着穿绸裹缎、前来寻乐的客人。

二楼三面皆是包厢，每间包厢里都有一套铺着暗红色丝绒的桌椅。东侧第三个包厢里，陆拾身着墨绿色绸缎直衣乔装成富家公子模样独自喝着茶，神情冷峻，一双深潭般的眼睛沉在弓形的眉骨下仔细留意着四周的一切动静。

“快看！快看！”

“嚯！这就要开始了！”

“听说今天的舞姬特别美……”

舞台灯光忽地变暗，只留地面上几盏小灯微弱的光亮。内场一阵嘈杂过后，众人将目光齐刷刷投向舞台。

只见一条藤蔓从三楼的顶端垂挂至一楼舞台，十几盏橘色的小灯笼也慢慢下落，接着，一名身着鹅黄色轻纱的女子沿着藤条盘旋下落，裙摆飞舞丝带飘扬，好似从天而降的仙女，翩翩降落人间，如入幻境。

“哗——”

“哇——”

观者惊叹声此起彼伏，有人惊得出了神，目瞪口呆。

黄衣女子轻轻落地，身上一串串银饰发出清脆的撞击声，“叮叮咚咚”引得观者不舍得眨眼。这女子戴着黄色的头纱和面纱，细腰纤臂妩媚扭动，想必是波斯舞蹈。

陆拾看那女子高耸的鼻梁和锐利的眼神，便知是苏樱。陆拾也着实吃了一惊，这些年从未见过苏樱着裙装，更未曾见过她打扮得如此娇俏美丽，不禁在心中赞叹：“轻罗小扇白兰花，纤腰玉带舞天纱。疑是仙女下凡来，回眸一笑胜星华。”

平日里那个穿着像男子一样的冷酷女孩，此时竟美若仙子，舞着异域舞蹈。这些年苏樱真是训练有素，果不愧为“天字卫”的头号杀手。只是对于正值妙龄的女孩来说，当下这身份像是她身上蒙着的一层让人怜惜叹惋的阴云。

陆拾打量着周边的环境，他注意到二楼舞台正对面的包厢里，几个异国打扮的人正在吃酒，中间靠左的一个年轻男子衣着甚为华丽，浓眉大眼，鹰钩鼻，几乎不怎么讲话。旁边一个身材魁梧微胖的中年大汉，言谈的样子夸张，身上戴着各式珠宝，一边吃酒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，十分兴奋。周围的人都唯唯诺诺，看起来是附和他的样子。

其他包厢里都没有异常，看客都为苏樱的身姿倾倒，停下交谈寒暄、推杯换盏。大厅里的人也都在直着眼看舞台，不时发出一两下口哨声。

二

舞毕，苏樱以一个娇俏的姿势收尾随后站定，谢幕时向二楼正中的包厢看了一眼，旋即微微颌首低垂眼帘悄然离场……

这一眼可迷倒了包厢里的中年大汉，眼看着舞台上灯笼再次熄灭，黄色衣裙的美仙娘和其他伴舞的女子都已退场，大汉的魂却收不回来了。发现舞者不再登台，他颓然地靠在椅子上，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蹶，大声喊道：“金二娘，你给我过来！”

大汉带着异域口音的吼声刚传到走廊，不远处一个穿着艳丽的中年女人迈着小碎步一溜烟地跑了过来。金二娘虽年逾四十，身形却依旧苗条，称得上是风韵犹存。她一边小跑一边拉着长声地喊着：“来啦——来——啦——”到了门口，打开门伸手一挑帘子，钻进了包厢。

此时的大汉脸上带着几分不悦，见她进来便说：“今天的舞蹈，不怎么样啊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金二娘赶紧上前打圆场，娇嗔道：“哟，勃利大爷，您这是哪儿的话啊，我们这儿可是京城最美的舞娘，舞的是京城最美的舞！勃利大爷您若不满意啊，跟我说，我让她们改!!!”说着，金二娘往这大汉身上靠去，手还轻轻拍打他的肩膀。

大汉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给我这波斯人看波斯舞，我当然会不满意，不过那姑娘跳得倒也算有鼻子有眼了。”说完，瞥了金二娘一眼，脸上带着坏笑。

金二娘手帕一挥：“哎哟哟，您瞧，看来我们真是卖弄了！本来是想着勃利大爷和索亚斯少爷大驾光临焕彩阁，一心想让各位爷觉得宾至如归，特意安排了这舞蹈，以后您再来京城，到我们这儿就是回家了不是？”她挥起帕子，拍了拍勃利的胳膊：“大爷您也别生气，这些姑娘可是苦苦练了二十几天呢，跳得不好，也请大爷多海涵。”说完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，回荡在整个包厢里。

听她这么一说，勃利嘴角一撇，抬起手指着舞台方向说：“那黄衣女子还不错，让她过来喝杯酒，就说我们索亚斯少爷想见见她，教教她怎么跳波斯舞。”

勃利抬眼看了看一旁的年轻男子，那男子没说话只挑了挑眉毛。

金二娘明白勃利本就想要结识刚才跳舞的姑娘，却面露难色，说：“哎哟，勃利大爷，这姑娘恐不胜酒力呀，我……我这就去给您问问，给您问

问……”说完，小跑似的出了包厢，身后飘着浓浓的脂粉味。

勃利高兴地喝着酒，时不时往门口看两眼。

不一会儿，金二娘又踩着小碎步跑了回来，一进屋就先笑了起来：“勃利大爷，您瞧，今天真不巧，跳舞的黄姑娘今天不舒服，怕是不能陪您吃酒了……不然我陪您……”

没等她说完，勃利挥起大手，“啪”地拍在了桌子上，酒杯、茶杯、盘子都跟着一震，吓得金二娘慌忙用手抱住头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啊——勃利大爷，您息怒，息怒啊……我们家姑娘……”

“不舒服是吧！不舒服我今天就把你们焕彩阁……”折了面子的勃利头发都要竖起来。

“我再去请，再去请！”金二娘很识相地抱着头跑了出去。迈出门，她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脯，说：“吓死老娘了，呼——”长出了口气，抬手抚了抚头发上的发饰，生怕惊惧袭扰了自己的美艳。

这一幕，被西侧包厢里的陆拾通过半开的窗户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不动声色地啜了一口茶，不时向楼下看两眼。

大约一盏茶的工夫，二楼正面的包厢门帘被轻轻掀起，先是金二娘摇曳着身子轻踱进来，她用手将门帘撑起，娇嗔地说：“哎呀呀，看看谁来啦——”声音妩媚得像甜腻的桂花糖。

包厢里的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穿着鹅黄色纱衣的女子走了进来，身上的银饰发出“叮叮咚咚”的声响，这女子头戴头纱，面纱蒙面，只露出一双大而黑亮的眼睛夺人魂魄。

近处看来，身着黄纱舞裙的苏樱更是明媚灵动，更带几分神秘。在场的异国男人的鼻息都有些粗重，中间坐着的年轻男子将脸扬了起来，眼睛上下仔细打量着苏樱，旁边的中年大汉勃利如同神游天外似的目不转睛地看着苏樱，嘴巴张着却说不出话来。

半晌，一直沉默的年轻男子索亚斯开口道：“姑娘辛苦了，快请坐。”说完微

微欠身，抬起右手做了个“请”的姿势。

勃利这才回过神来，用手抹了抹下巴上干涩的胡楂，立即连声说：“对对对，快坐下。”说着伸手抓了张凳子放在他和索亚斯的中间，拍了拍。

苏樱转身对金二娘说：“二娘，女儿自己在这儿便好，您且去忙吧。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行？”金二娘有些担心，低声对苏樱嘀咕。

“没事的，去吧。”苏樱声音轻柔自若。

金二娘只得转身离去，走到门口时，又回头望了望。苏樱见状，轻轻摆手，让她安心。金二娘这才出了门。

苏樱转身走到桌前，水灵的眼睛转了转，看了看四周，抬起纤纤玉手，以袖掩面，轻轻咳了两声，道：“小女子今日在几位大爷面前卖弄了，还请大爷恕罪。”说着弯下腰翩翩行礼。

“哈哈哈哈——”勃利大笑起来，无法掩饰心里的愉悦，说，“没想到大明的京城竟有如此曼妙的女子，能舞得我们波斯舞蹈，真是难得！哈哈哈哈——”

苏樱见包厢里人有些杂，便说：“索亚斯少爷、勃利大人，小女子最近偶染喉疾，实在抱歉，这屋里的人若一多，我便有些透不过气……甚至有时会发咳嗽气喘……”说着她便轻咳了起来，身上的银饰也跟着一阵乱响。

这一咳惹得勃利怜惜之心骤起，他怎见得美人如此娇弱的样子，赶紧转身把手四下一挥喊道：“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……”把身边的七八个随从全都轰了出去。

这几人好不容易一睹舞姬芳姿，真容还没见就要被赶出去，心里虽不情愿，也只能遵命，出去把守在门口。

见随从们都出去了，勃利又一阵痴笑，招了招手说：“姑娘，好点了吗？过来，过来！”

苏樱点了点头，往前走了几步到勃利和索亚斯中间。

“这面纱……”勃利说着便伸手抓住了苏樱面纱的一角，意欲将其扯掉。

苏樱见他如此张狂无礼，心中一团怒火撞到胸口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钳住

他抓面纱的手，腕上用力将其手关节折返。

勃利完全没有反应过来，一心想要扯掉面前这个女子的面纱，怎想手被瞬间钳住。只听“嘎巴”一声关节已然脱臼，勃利刚要张开嘴呻吟，就被苏樱捂住了。他更没想到的是面前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舞女，手上竟有千斤的力气控制他。勃利的嘴被捂得严实，用尽全身力气只发出了“嗯——”的一声。

苏樱见他要挣扎，左右手一起用力将他的头猛地一转，一声清脆的断裂声后勃利的腿抽动了两下，跌在椅子上，便成了具尸体，不再动弹。

结果了勃利，苏樱舒了一口气，侧目看到左边的索亚斯依然坐在座位上，嘴角微翘，眼神中带有几分欣赏。

就在此刻，守在门口的一个随从听到了些异样的声响，撩起帘子往里看，见勃利胖硕的身躯歪在椅子上有些古怪，便进了包厢，又看见索亚斯一脸惊恐，忽觉气氛不对。

苏樱见索亚斯神情忽变，就知是有人进来了，旋即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随之而来一阵气流。苏樱赶紧转身，擒住来者的快手，抬腿一脚正中来人的肋骨。

挨了苏樱一脚的随从重重倒地，捂住肋骨龇牙咧嘴。

苏樱飞身踏上桌子，正要纵身跳出窗外之时，另一个随从循声进了包厢，手里拿着一把长刀，冲上前挥向苏樱。怎知刀停在半空，这人就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倒地不起，刀当啷一声落地。

苏樱回头一看这人胸口中镖，镖身窄长，便知是陆拾的镖，她向东侧的包厢望了一眼，此时陆拾已起身准备离开。苏樱脚下用力，从包厢半开的窗子跳出落在舞台中央。

楼上楼下一片哗然，客人们对二楼包厢发生的事浑然不知，以为是这位美若天仙的舞娘从天而降返场表演。欢笑声、呼唤声、口哨声混在一起，焕彩阁瞬间沸腾如一片欢海。苏樱弯下腰翩翩行礼，趁乱转身去了后台。

二楼正中包厢外面的几个波斯随从见势不对都拥入房间，看到歪在椅子上的勃利已然身亡，地上两人一死一伤，正要追问索亚斯的时候，门外忽然又蹿进来